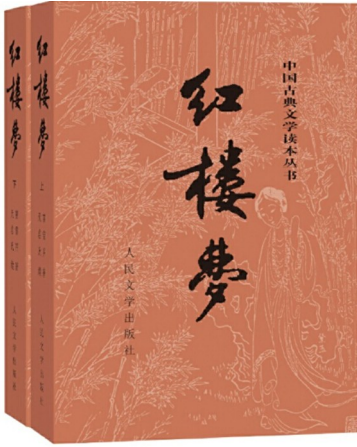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红楼梦》中的疫病

| 沈晓萍 文 |

这是一个特别的春节。在这个被延长的假期里,我们做所有的事都会与一个词连挂起来:“新冠病毒”!

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特殊时期,翻开那本常读的《红楼梦》,也有了不一样的感受。《红楼梦》一部不朽的文学巨著,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吸引无数读者竞折腰。由读红而衍生的红学,也被作为与甲骨学、敦煌学并立的三大显学之一。《红楼梦》的艺术体现更是多方位的。在书中,你会发现不仅有广阔的社会生活视野、多姿多彩的世俗人情,它还是一部百科全书。《红楼梦》中提到的疫病共有三处,这三次传染病分别为:女儿痲、痲病和天花。

晴雯得女儿痲

《红楼梦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,以下所提皆为此版本)第七十七回宝玉的丫头晴雯被撵出贾家后,七十八回中王夫人向贾母提到:“宝玉屋里有个晴雯,那个丫头也大了,而且一年之间,病不离身;……前日又病倒了十几天,叫大夫瞧,说是女儿痲,所以我就赶着叫他下去了。若养好了也不用叫他进来,就赏他家配人去也罢了。”

而在晴雯死后,王夫人更是命其表兄嫂,称:“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,女儿痲死的,断不能留”。

“女儿痲”:一种慢性消耗性传染病,类似今肺结核病,称“肺痲”,亦称“传尸痲”,是指女性青春期结核病。它的主要特点是症状多,病情进展快,病灶容易溶解,迅速形成空洞和排菌。过去对这种急重症病确实束手无策。

然而,晴雯是不是真的得了“女儿痲”呢?

第五十一回中提到袭人因母病回家,晴雯与麝月大半夜玩捉迷藏,夜里受寒伤风,浑身不适。按贾府旧例,必须离开大观园回家调养,以免传染别人。

宝玉差人请来了大夫,大夫的诊断是:“小姐的病症是外感内滞,是近日时气不好,竟算是个小伤寒。幸亏是小姐素日饮食有限,风寒也不大,不过是气血原弱,偶然沾染了些,吃两剂药,疏散疏散就好了。”也就是说晴雯是偶染风寒,只需疏散,而非真正得了瘟疫。

第五十三回中,晴雯的病又有波折。宝玉为舅舅庆寿,晴雯为帮宝玉补绣有洞的雀裘,病有些加重,但在宝玉的精心调治下,明确地写明:晴雯的身体“又加倍培养了几日,便渐渐的好了”。

其间七十四、七十七回中,又分别提到绣春囊事发后受羞辱由不自在“因闻得上夜之事,又兼晴雯之病亦因那日加重”,后来更是“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,恹恹弱息”。情志失和、气饿交加。

那么,为何在王夫人向贾母的汇报中提到晴雯得的是瘟疫呢?原因只在于王夫人不喜晴雯,“嫌她生的太好了,未免轻佻些”。王夫人怕晴雯带坏宝玉,把晴雯赶出怡红院,晴雯在她家徒四壁的哥嫂家借住,又饿又气,很快就奔赴黄泉。晴雯是贾母选派到宝玉身边的丫头,王夫人为了

掩盖自己的目的,在贾母面前就说晴雯是得了女儿痲而被赶出贾府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,女儿痲是大家避之不及的传染病,王夫人以这样的借口赶走晴雯,所有人都不会有异议,贾母更不会。

尤二姐吞金？痲病？

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九回“弄小巧用借剑杀人,觉大限吞生金自逝”中尤二姐被逼吞金自缢,王熙凤一方面“假意哭道:‘狠心的妹妹!你怎么丢下我去了,辜负我的心’”,一方面装病撒手不管尤二姐后事。为了不让贾琏把去世后的尤二姐放入家庙,享受贾府逝者的待遇,对尤二姐的吞金,王熙凤对贾母编谎说是害痲病死的。听了王熙凤的话后,在贾琏安置尤二姐的后事安排上,贾母道:“信他胡说,谁家痲病死的孩子不烧了一撒,也认真的开丧破土起来。”

“痲病”:又称结核病。是一种慢性和缓发的传染病,由结核杆菌侵入体内引起的感染,潜伏期4—8周。其中80%发生在肺部,其他部位也可继发感染。传染源是接触排菌的肺结核患者,主要经呼吸道传播,飞沫传播是肺结核最重要的传播途径。传染的次要途径是经消化道进入体内,此外还可经皮肤传播。

对痲病逝者的处理,贾母的态度非常明朗,绝不让贾琏把尤二姐的尸体往家庙送去。王熙凤与王夫人一样,用大家对传染病的恐惧,谎称尤二姐是痲病去世,借以阻止贾琏厚重安置这个二房,但从侧面也足见人们对这些可怕传染病的内心恐惧,丝毫不敢马虎大意。而贾府对于传染病的防护隔离,也是有很强的防控意识。

巧姐得天花

《红楼梦》唯一正面提到的疫病,是巧姐得天花。

第二十一回“贤袭人娇嗔箴宝玉,俏平儿软语救贾琏”云:“谁知凤姐之女大姐病了,正乱着请大夫来诊脉。大夫便说:‘替夫人奶奶们道喜,姐儿发热是见喜了,并非别病。’王夫人凤姐听了,忙遣人问:‘可好不好?’医生回道:‘病虽险,却顺,倒还不妨。预备桑虫猪尾要紧。’凤姐听了,登时忙将起来:一面打扫房屋供奉痘

疹娘娘,一面传与家人忌煎炒等物,一面命平儿打点铺盖衣服与贾琏隔房,一面又拿大红尺头与奶子丫头亲近人等裁衣。款留两个医生,轮流斟酌诊脉下药。十二日不放家去。”

文中大姐即巧姐,见喜,旧时小儿出痘疹(天花)为险症,忌讳直说,又因痘疹发出后可望平安,所以称为见喜。而痘疹娘娘则是传说中专管小儿痘疹的神。

“天花”,是由天花病毒感染人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,痊愈后可获终身免疫。天花是最古老也是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,传染性强,病情重,没有患过天花或没有接种过天花疫苗的人,均能被感染,主要表现为严重的病毒血症,染病后死亡率高。

面对巧姐的天花疾病,王熙凤又是如何应对的呢?

首先,严格遵医嘱。王熙凤一向是以“杀伐决断”的作风叱咤荣国府,此次在自己女儿得疫病后,她更是体现了其主见性、决断力。巧姐得天花是意外之事,请医生来看过后,医生确诊为“见喜”,即为传染病痘疹。在当时的认知形态中,天花是大疫,传染性强,死亡率高。王熙凤随后问:“可好不好?”即病况如何?医生回答:“病虽险,却顺,倒还不妨。预备桑虫猪尾要紧。”凤姐听完,马不停蹄按医生指示执行。在疫病面前,王熙凤首做之事便是:重视疫情,尊重专业领域专业人士的建议。并“款留两个医生,轮流斟酌诊脉下药。十二日不放家去”,让医生专心医治巧姐。

其次:打扫净室,迅速隔离。对天花的传染性,王熙凤等人应是了解的,她果断安排打扫尘浊,收拾房屋,使环境保持清洁;然后隔屋另住,对巧姐进行病患隔离,对贾琏进行夫妻隔离,从病源上进行隔离。

再次,饮食禁忌油腻及辛辣刺激物。王熙凤有条不紊地安排,在饮食上也注意。吩咐下人忌煎炒等物。煎炒之食,如辛热煎炒、葱蒜好酒,属热毒之物,发气发毒,最不利于出痘发散,需要断然堵绝。王熙凤控制饮食,严苛到位。

第四,遵循“供奉痘疹娘娘”旧例。“预备桑虫猪尾,并拿大红尺头与奶子丫头亲近人等裁衣”。

一场天花疫情,从王熙凤的处理中也能隔空感受疫病中隔离病人迅疾有效、防控措施果敢得

力的重要性,最后,“一日大姐毒尽癍回,十二日后送了娘娘,合家祭天祀祖,还愿焚香”。巧姐儿出痘,虽凶险,却有了生的意味。

林黛玉患的是痲病吗？

读到这里,很多人会有另一个疑问,《红楼梦》中那个病怏怏总是咳嗽的患“不足之症”的不是林黛玉吗?她这样的久咳不愈是不是痲病,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肺结核呢?

且看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记叙,第三回中林黛玉初到贾府的时候提到:“众人见黛玉年纪虽小,其举止言谈不俗,身体面貌虽弱不胜衣,却有一段风流态度,便知他有不足之症。因问:‘常服何药?为何不治好了?’黛玉道:‘我自来如此,从会吃饭时便吃药,到如今了,经过多少名医,总未见效。’”文中并未明确说明黛玉有痲病之说,更多提及的是“先天不足”。

第二十八回中,宝玉也曾有一段话:“太太不知道,林妹妹是内症,先天生的弱,所以禁不住一点风寒,不过吃两剂煎药就好了,散了风寒,还是吃丸药的好。”可见黛玉久咳是因体弱,脾胃虚,经常生病,便从小就吃药调理。

鸳鸯所说的状元痘儿灌的浆儿又是何意？

在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六回中,鸳鸯曾说这么一段话:“什么‘好话’!宋徽宗的鹰,赵子昂的马,都是好画儿。什么‘喜事’!状元痘儿灌的浆儿——又满是喜事……”

状元痘儿:就是天花痘疹的讳称。痘疹发出,灌浆饱满,生命即可保无虞,故称“喜事”。此处却是对“天大喜事”一语的嘲弄,如同“宋徽宗的鹰、赵子昂的马儿,都是好画儿”是歇后语,意即“都是好话儿”。这是鸳鸯看不惯嫂子的见利忘义,想尽办法把鸳鸯嫁予贾赦,她与嫂子的争执中气得说出了“状元痘儿灌的浆儿”这样的话,谚语的本意是好的,在此处明显就成了讽刺的话语。

我们在阅读《红楼梦》的时候,常会进入它扑朔迷离的“真”“假”之境,常常酣醉其中而真假莫辨。真可谓“假作真时真亦假,无为有处有还无”。纷纷扰扰之红学,你方唱罢我登场,不管是考证派红学还是索隐派红学;不管是旧红学还是新红学、《红楼梦》版本研究、曹雪芹研究抑或是曹雪芹祖籍研究,我们在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时,都会以文本为主,通过整体阅读,去体会其蕴含的哲理思考、人生意蕴。

经典的阅读,即是对“人”的发现与开掘。因此,他人的示范性分析,无论怎样精彩,都只能启发,而不能代替本人的阅读。阅读经典,还要用“心”去读,即主体投入地感性地阅读:以你之心与作者之心、作品人物之心相会、交流、撞击;设身处地去感受、体验他们的境遇、真实的欢乐与痛苦;用自己的想像去补充、发展作品提供的艺术空间,品味作品的意境,思考作品的意义。最后,期待春暖花开时,我们相约阳光下。